

## 冒牌货

□ 绅女

曾经的我就是一个穿仿冒鞋的人。一双浅湖蓝色顶奢品牌高跟鞋,款式很经典,尖头细跟,那一捧湖蓝我从橱窗初见后就再也忘不了。

它那么美。我真想拥有它。但那双骄傲地被摆放在橱窗里的鞋,标价比我当时一个月的税前收入还要高。

对这双鞋的拥有欲望太过强烈,我疯狂在网上换着关键词找同款。不负期待我找到了一双,打着“原单”旗号,只要680元。我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,到需要正式装扮的场合会拿出这双鞋来搭配。但是我从来不愿意让人看到这双鞋鞋底的烫金logo,这是我的一个并不光彩的秘密。

几年后收入慢慢提高了,我可以轻松负担一些心仪奢侈品的时候,在米兰的专卖店买回了那双鞋。

两双鞋放在一起比较,正品和假货的

质量区分显而易见,更不用说旧鞋已穿了多时遭到无情蹂躏。

但是我似乎更喜欢那双旧鞋,因为它所代表的岁月——那时的岁月里有被欲望驱动、野心勃勃想要拥有好东西的自己。

那时候的人生刚刚展开,我气势汹汹地奔跑,相信所到之处必是鲜花绽放,即便所奔向的目标看起来浅薄得可笑。

等到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,真的可以拥有正品高跟鞋的时候,所憧憬的风景已经不过是习以为常的沿途风光,反而失去了欲望滤镜下的魅力。

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再穿仿鞋,因为有可能被认为是虚荣且不诚信。对于自己创业的我来说,没有必要为了省几千元钱去承担这样的风险。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过了需要大牌来撑自己门面的时间,就是穿平价无牌鞋子也不会有人因此看低我。

## 棋逢对手

□ 窗外风

首都的四大“神秘组织”天下闻名,都知道朝阳群众、西城大妈、海淀网友、丰台劝导队,是非一般的人物,稍有可疑就会被他们雪亮的眼睛察觉。现在我发现,天下大妈一般灵,我们小区的大妈也绝不逊色。她们大隐于市,也称得上不穿警服的便衣警察,虽然离北京远得很,可是其境界绝对有一拼。

我家同老妈家离得近,近到仅仅是不住同一栋楼,从老妈家到我家也就两三分钟。我所在的那栋有大妈不上班,天天吃完饭就拿个板凳坐在楼前,看来往的人、看停下的车是哪儿来的、看谁从车上下来,还会看我是在自己家吃饭呢还是在老妈家吃饭。若我回来得早,就问:“怎么不去你妈家吃饭?”若我回来得晚,问候语就改成:“才回来呀,去你妈家吃饭了吧?”若我回来晚手里再提个购物袋,必问:“从你妈家拿什么东西了?”那眼睛盯着我的袋子,好像恨不得打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装了什么违禁品。我嘴里支吾着,赶紧上楼,绝不多停留。若是稍微心一软,多待了哪怕一秒,那问题就会像潮水一样向我汹涌而来,回答吧不情愿,不回答吧不礼貌,总之还不如一步上楼,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

我妈那栋楼的侦察大妈也不含糊。去年,楼上的孩子参加中考失利,没能考上重点高中,他父母见了谁都赶紧打声招呼就走,唯恐人家问孩子考试的事。虽然说孩子考得不好不代表以后就不行了,但是毕竟做家长的心里不舒坦。我们家人遇见了就随口打个招呼,人家不愿意说的事情,咱绝口不问。可是大妈们不行呀,非要知道这孩子考了几分、进哪个高中了。听说录取分数线公布(大妈们消息灵通,自然及时掌握所有信息)的第二天,中午问一次,被孩子父母搪塞过去;晚上早早坐在楼头等着(也许是正好坐着?我们小人之心了?),见孩子父母回来再问一次,又被搪塞过去。大妈们都是要刨根问底的主儿,休息日竟然拉住孩子的妈妈不让她走,一遍遍地问孩子到底考了几分。我妈叫我,从楼上往下看(鄙视一下我们自己也有八卦的心),就见孩子妈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,支吾了半天才挣脱了拉住胳膊的手,逃也似地上了楼。从此只要大妈们在楼头坐着,那孩子的父母就下不了车,一直把车开到单元门跟前才出来,搞得楼前总是很堵。

假期,那些在外面上班的孩子回来休假,更是大妈们播撒关爱的时刻。不怕天寒地冻、不畏炎热酷暑,只要见着那些孩子,必定拉住他们的手,先嘘寒问暖一番,展示一个老前辈对孩子的关怀,然后就开始问:一个月挣多少钱呢?多大了,找对象了吗?什么时候结婚呀?(若已婚)有没怀上呀……总之问题多得很。孩子们都很有涵养,一个个脸上挂着笑,任大妈们拉胳膊的拉胳膊、拉手的拉手,但是就是哼哼哈哈不说核心问题。大妈们问不出个豆豆来,又不能生气,人家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,又那么有礼貌,一口一个阿姨或者奶奶地叫着,大妈又不是真便衣,能把人带去问口供。大妈们没法了,只好说:这孩子,还跟小时候一样不爱说话。

我忍不住偷笑,还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办法。



## 贫富差距

□ 周卉

我的老公,来自中国贫穷的地区。有多穷呢?这么说吧,当年和我谈恋爱时一起出去散步,我怕饿,带了巧克力和火腿肠。拿火腿肠给他吃,他问:这是什么?那是在遥远的1998年。

然而,差距的体验还在后头。

后来我们吃了很多苦终于在一起了,很多现在想起来觉得完全不可思议的苦,居然熬过来了。我们结婚了,有了两个孩子,有了房子和车,还有了两间店。应该说,日子勉强过得去了。

店里生意忙,我们叫了婆婆来帮忙。老人家很开心,因为她从来没有一天挣过那么多钱,所以忙前忙后,从不叫苦。

我们给客人包装礼物,要用到带铁齿的胶带座,比较赶的时候,一不小心,手指会被那个铁齿刮伤。

这种小伤口从外面看很小很小,但那个铁齿很锋利,伤口是有一定深度的,十指连心,很疼。

有一年冬天,我和婆婆的手指都受了这样的伤。我们就用了最常用的处理方式:买了一盒云南白药创可贴,把伤口包起来。

我们除了看店、包东西之外,还要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,以及上货、打价、贴标签,这些都要用到手。

这种创可贴是我用过最好、最服帖的创可贴,可即便如此,在每天干完这么多活儿以后,也会变得又脏又软,无法提供对伤口的保护。

我就每天多换几次,早上、中午、下午、睡前。创可贴,当时19块钱一盒,100个。我觉得,每天三四个,完全可以接受。

直到有一天,老公对我说,你看咱妈是怎么贴创可贴的?

我看了。

我的婆婆不是像我那样,每天三四个地换着贴。我看见她拿了创可贴之后,又拿出一把剪刀,把创可贴,横向从中间剪开了。

对,记得我说过吗?我们的伤口从外面看是很小的。所以,我的婆婆,就把创可贴一剪为二,每次只贴一半。

每两天,她才更换一张新的创可贴。你们觉得我会声泪俱下、感动无比地对她真情流露吗?

没有。

任何在这样情况下的大呼小叫都是对曾经贫穷过的人最难堪的伤害。

我也剪开来用,这样我一个人每天可以少用两枚创可贴。并且在我自己更换的时候,都会先给她换。

婆婆很开心。

“还可以”先生  
和“还勉强”女士

□ 王秋女

周六晚餐难得了次厨,买汰烧一条龙,忙活了小半天,花心思费力气不说,且算是超水平发挥。果然餐桌上,一向挑嘴的儿子边吃边赞不绝口,夸样样都好吃,又讨好地说:“妈咪你是世界上做菜最最最好吃的妈咪!”听得我心花怒放,忙不迭地许诺:“宝贝你喜欢吃,明天妈咪再做给你吃!”母子俩唱双簧似的一捧一乐,眉飞色舞。

而家里的那位大男人,却照例是面沉似水,一言不发,但那筷子却下得如雨点,吃得很欢的样子。忍不住放低身段,装出很谦卑的口气问那位先生:“晚上的菜口味如何?”“嗯哼,还可以吧。”他淡淡地答。

其实先生的反应,早在我意料之中,不管我什么事做得多好,且主动求点赞,得到的也不过是这个轻描淡写、褒贬模糊的回答。不过据他解释,“还可以”的潜台词就是“很好吃”。

我自然很愤愤,既然“还可以”等于“很好吃”,那为什么不直接用“很好吃”来评价呢?对于这种触及问题本质的质疑,那位先生用惯例的沉默来回应。于是,我开始借题发挥,恶形恶状上纲上线地批判这位先生平日诸如此类的淡淡情状。每日早起一刻钟,顶着上班迟到的风险帮你准备早餐;下班天都黑了还记着绕道某网红菜场排队买你最爱吃的熏鱼;给你买衣服每次我都提前去商场拍照片发你看,然后再求着你去试穿……而每次就换得你“还可以”三个字!

想当年谈恋爱时可不是这样,那时所谓的为他做饭,不过是在速食面里打了个鸡蛋切了两片番茄,他都夸赞不已——从我随手拈来几样食材就能因陋就简、迅猛快捷地将一碗速食面变身豪华版速食面,再升华到这碗速食面如何活色生香、营养丰富、饱含爱心;记得某日爱心勃发亲手给他缝制了个大抱枕,他顿时感激涕零,夜夜抱着不放简直要以身相许了!

而现在的我,怎么都比当年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公主病女生能干千百倍吧,可他的表扬和赞美却越来越少,撑死就是这模棱两可含义不清的“还可以”三个字!

“你还不是不一样啊,当年我送你一副摇粒绒的红手套,你都两眼放光,夸刚好送到你心坎上。现在送你双Fendi的,你也就淡淡地‘嗯哼,还勉强吧!’那时我接你下班,你每次都兴奋得像小鸟叽喳个不停,说我对你好!现在我接你下班,你都心安理得毫无表示,偶尔我主动问你一句我表现如何,你又是三个字‘还勉强’!”

认真一想,好像是哦,若说他的口头禅是“还可以”,那我的口头禅就是“还勉强”。忍不住争辩:“我的‘还勉强’,潜台词其实就是‘很不错,我很喜欢’的意思啦!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用‘很不错,我很喜欢’来代替‘还勉强’呢?”

“我觉得我们结婚都12年了,老夫老妻,说话就不用以前那么甜言蜜语了。就像每天快下班时你电话一响,同事们都说,你先生对你真好。我嘴上不说,心里无限开心。”

“我也是啊,我以为我们多年夫妻,都很有默契了,潜台词互相都懂。”

心结虽解,但终究还是心意难平,一辈子还很长,难道都要那么含蓄内敛地搞什么潜台词吗!